

一個女人與乳房的愛怨情仇

黑胸罩與小禮服

My Breast

喬依絲·韋德勒◎著
林文斌 廖月娟◎譯

榮獲 中國時報開卷一周好書金榜
聯合報讀書人每周新書金榜



台灣先智暢銷書系

8折

特惠活動

國內權威醫學博士陸幼琴專文推荐

一個女人與乳房的愛怨情仇

黑胸罩與小禮服

My Breast

原書名為我的乳房

喬依絲・韋德勒◎著
林文斌 廖月娟◎譯



《生活學》系列叢書

黑胸罩與小禮服

原 著／喬依絲·韋德勒

譯 者／林文斌 廖月娟

負 責 人／陳孟宗

發 行 人／陳堯宗

出 版 者／台灣先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8號9樓之3

電話：(02) 2772-5505 2772-5535

傳真：(02) 2773-6401

郵政帳號：17473286

副 總 編 輯／洪淑美

出版登記證／局版臺業字第5961號

總 經 銷／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52號2樓

電話：(02) 2245-1480 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 2245-1479

排 版 公 司／上統企業有限公司

印 製 公 司／正恒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／羅美隆律師 電話：(02) 2571-2281

定 價／新台幣230元 (特價199元)

2000年3月 第一版第一刷

原著書名／MY BREAST: one woman's cancer story

by Joyce Wadler

Copyright © 1992 by Joyce Wadler ,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5 Taiwan Wisdom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本書透過博達著作權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中文獨家授權

Printed in Taiwan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8909-99-3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黑胸罩與小禮服／喬依絲·韋德勒 (Joyce Wadler)

原著：林文斌，廖月娟譯。—第一版。—臺北市：臺灣先智，2000〔民89〕面： 公分。

—（生活學系列叢書）

84年第一版原書名我的乳房

譯自：My breast: one woman's cancer

ISBN 957-8909-99-3（平裝）

1. 韋德勒 (Wadler, Joyce) - 傳記 2. 乳房-疾病
3. 癌

415.271

89002228



目次

黑胸罩與小禮服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
紅色的天竺葵	5	3	1	7	5	8	7	6	5	4	3	2	1
奇異的旅程	3	1	7	5	8	7	6	5	4	3	2	1	0
如果有來生	7	5	8	7	6	5	4	3	2	1	0	9	8
粉紅疤痕	8	7	6	5	4	3	2	1	0	9	8	7	6
與你共渡一刻	1	0	7	6	5	4	3	2	1	0	9	8	7
夢魘中的迷宮	1	3	5	4	3	2	1	0	9	8	7	6	5
癌症樂園	1	6	7	6	5	4	3	2	1	0	9	8	7
玫瑰與淚光	1	8	1	7	6	5	4	3	2	1	0	9	8
天堂地獄	2	0	7	6	5	4	3	2	1	0	9	8	7
偷窺者之旅	2	2	9	8	7	6	5	4	3	2	1	0	9
治療大逆轉	2	4	5	4	3	2	1	0	9	8	7	6	5
死亡彩排秀	2	6	9	8	7	6	5	4	3	2	1	0	9
推薦跋	0	9	8	7	6	5	4	3	2	1	0	9	8

1

黑◆胸◆罩◆與◆小◆禮◆服





我的左側乳房有道疤，長約十公分，從右邊延伸至乳頭的部位。我的前任男友尼克曾說，如果有人問起我的乳房，可以答道，我遭到一個女人攻擊了，因為她太嫉妒我的乳房，才把我傷成這樣。我個人則比較喜歡真實故事：有位外科醫師沿著我前一晚在乳房上畫的線，為我進行手術。之前，他曾問我，希望疤痕的位置留在哪兒。於是我穿上無肩帶的黑胸罩，以及心愛的小禮服，就在乳房的腫瘤下，胸罩尚能遮覆的地方，仔細地畫了道十公分長的線條。

局部麻醉後，醫師隨即為我取出腫瘤。手術完畢，我要求醫護人員讓我看一眼這腫瘤的模樣——約莫一個知更鳥蛋的大小，上面是像腦髓般灰白色的物質，我的「髓質癌」想必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腫瘤藏於乳房那白色與粉紅色的組織中，從中心切開後，



看起來就像個煮得過熟的蛋，其上裹著像洋蔥般一層層灰白色的物質。我凝神注視著這個體內異物，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東西。直到腫瘤取出二十分鐘後，傷口幾乎縫好之際，病理報告來了，這時才知道已不是單純的腫瘤，而是癌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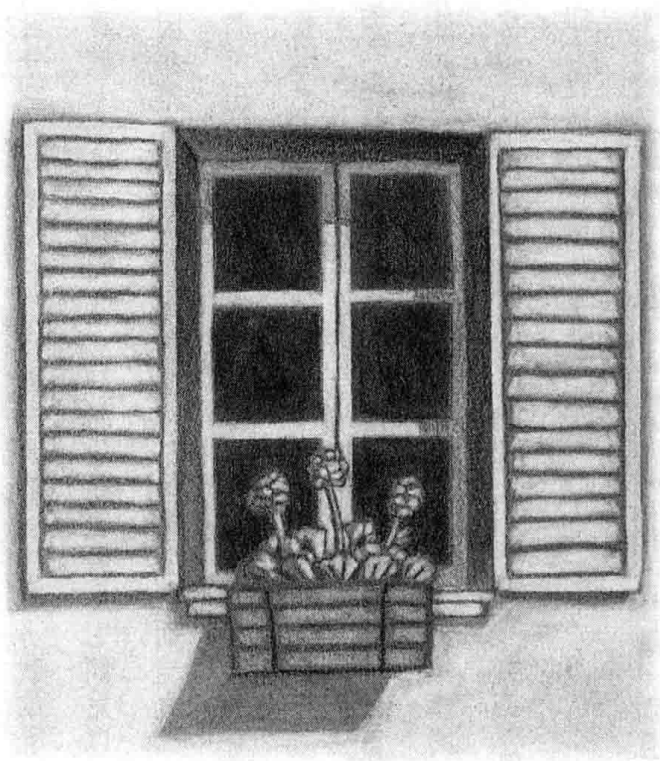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我很高興看清楚它的真面目，貼著它瞧，大眼瞪小眼似的，想看穿它的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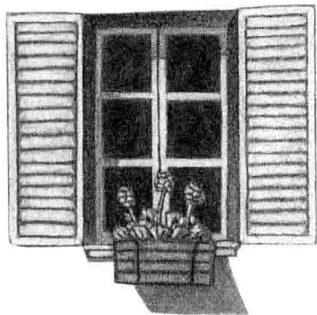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則現代故事：一個女人與乳癌的戰爭。

結果——我終於贏了！

2

紅◆色◆的◆天◆竺◆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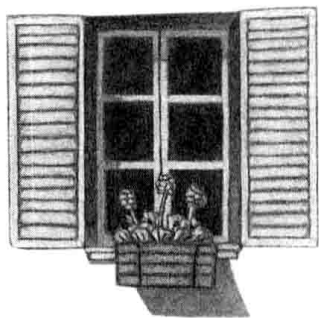


該從何說起呢？我，還是我的乳房？以前我總認為自己的身體是個無可分割的整體。對自我概念的形成而言，我的乳房也有它小小的貢獻。今天，這對乳房卻開始向我展示它們足以毀滅我的實力，因此不得不對它另眼相看，不但該「敬而遠之」，而且還要為它們付出一筆昂貴的費用。既然這是個乳癌的真实故事，先讓它們登場也不為過。

我的乳房雖然看起來還不錯，但已有纖維囊腫的現象，亦即可分泌乳汁的組織已有增厚的現象，而且成為充滿液體的小囊；此外，還有些人指出我具有乳癌的誘因——初潮過早及未曾生育。

然而，我卻不曾擔心過罹患乳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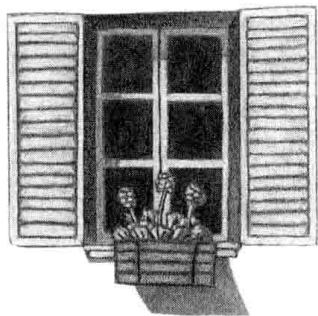
翻開我的家族病史，無人得過乳癌，我不抽煙，而且常常上健身房。我父親是在我乳癌診斷出來的前一年因攝護腺癌而過世，



但我認為這和我的乳癌無關。

我知道乳房已有纖維囊腫，自己難以發現惡性腫塊，所以常要求婦產科醫師幫我仔細檢查。在三十歲那一年，由於醫師的建議，並開始定期接受X光乳房攝影檢查。過去的五年，我都在曼哈頓的古德曼乳房診斷中心（Gutman Breast Diagnostic Institute in Manhattan）進行例行的乳房檢查。我的婦產科醫師之所以推薦這家中心，不只是因為他們親切而體貼的服務，收費合理也是一大原因——在一九八六年的美國，同樣的服務，有的醫療院所索價九十美元，這一家只收取四十六塊，確實無法負擔的貧民，則可免費接受檢查。

每回看診，總是大擺長龍，但因同為女人，所以覺得周圍洋溢著一種溫馨——每個人都穿著清一色的紙製檢查服，老老少少，



燕瘦環肥都有。有一天早上，檢查室格外擁擠，我數了一下，乖，在我前面還有一百四十個乳房等著檢查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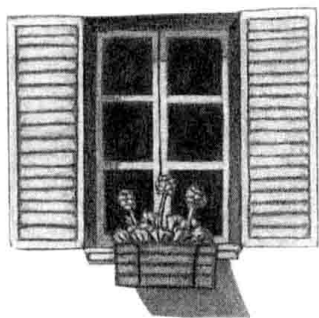
做完每年一度的X光乳房攝影後，總會收到一封信，開頭寫的都一樣：

韋女士您好：

本中心很高興通知您這次的檢查結果良好，一切正常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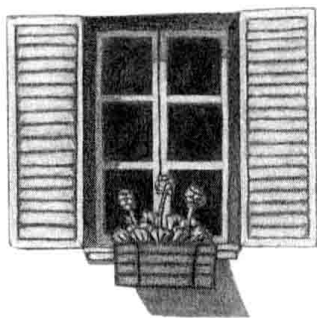
☺

再來，說說我自己吧——我是個記者，現年四十四歲，猶太人，未婚。我出生在一個熱鬧的大家庭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而



且相當固執。我們住在凱茲濟爾斯 (Catskills)，一棟供膳食的出租公寓。在二〇年代這可是個炙手可熱的渡假勝地，到了五〇年代就顯得沒落了。大飯店仍零零星星地分佈著，門口停車處多半已老舊、凹陷，油漆也開始斑駁脫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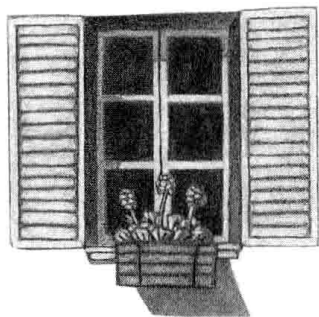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夏季，也就是所謂的旺季，遊客結集而來，多半是紐約市區的猶太人。有好些人手臂上還有刺青，那是當年在集中營裡被刺上的號碼。縱使在大熱天，這些猶太人還是要小孩子穿著密不通風的夾克；到大飯店吃晚餐必定衣冠筆挺，正如戰前在維也納的猶太人，而且非到有樂團的飯店不可。女士皆愛極了邊緣鑲有貂皮的毛衣，和恰恰舞步。我和兩個弟弟早已知道為何有些猶太人手臂上有刺青，可是母親還是要搬出家訓，一星期嘮叨個三次：「生在美國的你們，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要是在歐洲，說不定



連被生下來的機會都沒有。」

當時，十歲的我一直想了解那魅人的拉丁音樂歌詞裡說的是什麼，聽了許久，還不知其所以然。這拉丁音樂和猶太人，以及恰恰到底有何關連？直到我過了而立之年，體會到生離死別的滋味，才恍然大悟：死亡的陰影愈長，舞步就得愈快。

我們住的楓木屋，算不上是什麼飯店，其實是個酪農場，旁邊就是我們住的公寓，還有個泳池，房東就是葛西奶奶。她在一九一三年離開俄國的莫洛夫·古布尼省 (Molov Guburney)，移民到美國。這個楓木屋就像是個膠囊，把她包裹著、保護著，有如泡沫中的芭比娃娃。終其一生，她還是沒有學會英語，而是以猶太人的意第緒語和我們說話，我總是似懂非懂的。因她生於綠油油的鄉野，因此夫家的親戚都叫她的暱名——「綠表妹」。



二十世紀對年輕的她而言，可是全然陌生的。她曾在紐約做裁縫，那是一家在破落的東區利用廉價勞力的小工廠。生平第一次踏上電動裁縫機的踏板，發現這機器不用手轉就可運作時，驚訝得跌倒在地。爺爺去世後，她帶著三個兒子離開城市，過著山居生活，自己獨當一面。印象中的奶奶非常和藹，而且很有威信，常常滿身沾滿了麵粉：她高五呎六吋，一百七十五磅，穿著開襟毛衣和一件男人用的圍裙，就這麼煮起一百二十個人吃的食物；或是站在廚房後，搖著大鈴鐺，吆喝著：「孩子們，吃飯囉！」

有一天，鄰近的小鎮夫雷斯曼斯 (Fleischmanns) 來了位新老師，而且是個年輕的猶太女老師，當時可是罕見的珍寶。奶奶聽說了，就命令她最小的兒子一定要參加該校辦的舞會，最後果然贏得美人歸。那時，我還小，我們大家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。記